

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下学生学习体验研究

祁蓉¹ 孙康程²

1.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本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牛津大学导师制作为案例,梳理了该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各阶段所形成的学生学习体验特点,并探讨分析其成功的因果模式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 牛津大学导师制; 学生学习体验; 历史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2.171

一、前言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对科学进步与人才培养的渴求也越来越突出。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中外高校教师培育道德、学术、能力三位一体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一项重要举措,正是体现了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本科生导师制度是指组织学术或者学科领军人物和大量科研、教学的优秀教师,在本科生中定点定人实施因材施教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本科的教学任务,弥补课堂教学环节存在的不足,提高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1]。纵观我国高校目前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其实施并不能很好的实现导学、导德、导才的育人根本要求。

本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的视角去研究牛津大学导师制历史,并梳理了该制度下形成的学生学习体验特点。以史为鉴,本研究期望回归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原本要义,深化对牛津大学导师制的理解,同时汲取牛津大学导师制经验,为推动我国大学学习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牛津大学导师制发展历史

导师制(tutorial system)最早起源于英国牛津大学,其发展经历了原始、古典、现代三阶段。

1、牛津大学成立初期—14世纪中期,是原始本科生导师制阶段。此时的导师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其主要指负责监督学生行为和经费开销的“监督人和保护者”。

2、14世纪后期—19世纪中期,古典本科生导师制阶段。1379年,威克姆创建牛津大学新学院,为所有学生选派学习指导老师并支付薪水,这是导师制开端。而1634年,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颁布《劳德规约》,其规定所有学生必须配备导师,明确导师的选任与职责,首次将导师制确认为牛津大学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导师的主要职能有二:一为监护人,二是教育顾问。由此,导师肩负着学生家长的嘱托和学院的责任,其工作业绩与学院声誉和招生人数息息相关,导师制的作用日益获得家长的肯定。

3、19世纪至今,是现代本科生导师制阶段。19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牛津大学导师制由于内外改革的压力与挑战,在导师职业和教学两维度上发生变化。

(1) 19世纪初牛津大学考试制改革—1854年《牛津法案》颁布,是牛津大学现代导师制的教学制度化时期。以奥

里尔学院导师,特别是纽曼的教学改革为标志,牛津大学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导师教学模式,导师制作为一种学院教学制度得以确立。^[2]至此,“现代导师制的基础已经被奠定”^[3]。

(2) 1854年《牛津法案》颁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牛津大学导师职业的学术化发展时期。1871年,英国议会废除宗教审查法案,牛津大学不再是教会的附属机构,对自己的使命重新定位,牛津大学导师制获得空前发展,导师逐渐承担学院教师 and 大学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到20世纪初,牛津大学凭借导师制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教学型大学。

(3) 之后,尽管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人数激增、经济资源日益紧张和学科领域扩展等方面的内外压力与调整,牛津大学导师制仍然进入巩固及多元化发展阶段,美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纷纷效仿建立导师制。

三、牛津大学导师制下本科生学习体验特点

教师和学生共同生活、学习在大学之中,以往的研究较为缺少学生的视角,而任何一种教学制度的实施效果都需要通过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评价。意识到这种“历史的失语”,从而寻找不同阶段下牛津本科生导师制下学生的学习体验特点,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制度的原本面貌,深化对牛津大学导师制的理解。

(一) 原始本科生导师制时期

雅克·韦尔热在其著作《中世纪大学》中为我们描绘了中世纪大学的生活图景。在这一时期,学生构成具有地区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特征,人员众多带来了住房紧张问题,加之学生常与居民产生矛盾和流血冲突。于是,住宿学院开始大量增加,学生居住其中并受导师对其日常生活开支、行为规范和学业发展的监督与指导,只不过更多是道德方面的。之后,住宿学院超越简单居住功能开始组织教学活动,大学环境逐渐与教学工作、娱乐、宗教一致与融合,师生交往密切,课程从早到晚,开始了“全面练习”的教学,只不过学生受指导的过程较为松散,也尚未出现固定的程序与规范的制度。

(二) 古典本科生导师制时期

首先,学生受到导师的生活与道德指导。学生从导师处学习教义和教条,使自己的礼仪举止、衣着起居都符合经院常规。其次,学生接受导师的学业指导。导师为学生上课,负责辅导学生并布置作业,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为其制定个性化的阅读书目。同时,许多导师一边指导学生,一边潜心研究学问,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人才培养的

质量,也为导师制在牛津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现代本科生导师制时期

1. 牛津大学现代导师制的教学制度化时期(19世纪初—1854年)

1800年,牛津大学进行了学位考试制度的改革,对荣誉学位的竞争导致学生在学期中或假期里聘请私人导师。导师是学生所在学院的教学人员,学生每周与导师进行面对面地交流,一对一或一对二地分析学生所准备的书面作业。辅导前导师事先规定一个题目,本科生独自摸索并将自己的思路整理成连贯的论文或书面作业,然后宣读给导师听并接受导师的批评和建议或努力捍卫自己的立场,从而实现训练心智、培养绅士的目的。

2. 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发展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今)

19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牛津大学被迫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与专业教育。科学的强劲发展促进了强有力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生教学传统,但学院依然坚持以导师制教学作为对本科生实践自由教育的核心方式,寄宿、共餐、庭院漫步、小教堂礼拜、读书会、学院之间的运动竞赛等^[4]构成了学生的学院生活。在专业化态势愈演愈烈的学科环境下,学生从导师那里更多是获得知性教育,从前一对一或一对二的个别指导向转包给其他学院的导师或研究生,以及一个学生相继被多个导师指导的趋势转变,师生很难建立长久而密切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英国逐渐将高等教育看作是“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因而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导师制由于具有高成本的特征,学院经费的窘迫使导师制教学从一对一或一对二向一次辅导四个或更多学生的“小群体教学”和“研讨会”转变,并迫使学院广泛地使用其他学院的院士或非院士来辅导本科生^[5]。学生获得的个人指导时间缩减,指导内容变窄。

纵观导师制牛津大学导师制下本科生学习体验特点,可以发现,导师关注学生个体,着重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为高强度论文写作,基本学习状态是在师生合作基础上的自主学习,而有效的师生互动又为学习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学生与导师面对面地交流使之感知到一种新的学习观念,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师友关系,激发了学生自我探究的热情与能力,实现了导学双方互利共赢。

四、对我国的启示

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发展历经数百年历史,在与内外各种因素抗衡、融合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我。我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改变教育弊端,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训导长费巩率先引进和施行导师制改革,后被其他学校纷纷效仿,牛津大学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示。

(一)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牛津大学导师制注重实施全人教育,关注学生的学业进步,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行、才能等。相对而言,我国高校“教书”、“育人”各行其道。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

化环境下,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急功近利,“育人”功能相对弱化,各高校更注重知识的传授,大学成为了技术养成所。因此,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国应当参考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寓德性培养于教学之中,将二者融为一体,通过增强教学的教育性来实现对学生品德的培养。

(二) 构建和谐和谐的师生关系

牛津大学本科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形成了平等合作、紧密联系的师生关系。大量研究也表明,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探索欲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我国部分高校“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这样的状况一定要改变,不能忽视如何在本科生与大学教师之间建立起理想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实现将直接影响到大学教学质量的达成。

(三) 因地制宜的推行导师制

牛津大学导师制在灵活调整中始终保持其旺盛生命力。这种灵活性,使导师制在面对各种冲击和挑战时,能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之能有效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不断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可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搭建新型交流平台,创新指导方式。导师与学生可以利用平台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组成学习团队,形成学习的共同体,进行一师对多生、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团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新的学习空间^[6]。同时做到多方面的衔接与协调,焕发导师制的生机与活力。

五、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牛津大学导师制作为案例,梳理了该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各阶段所形成的学生学习体验特点,来探讨分析其成功的因果模式及其给我们的启示。溯本求源,导师制何以重要,在于其让导师和学生形成了关于大学学习目的的一种共识,即发展独立思考、批判、探究的能力,形成了一种积极健康的大学生学习文化氛围。笔者期待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能培育道德、学术、能力三位一体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而实现教育强国的理想。

参考文献

- [1]陈高扬.本科生导师制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J].中国高等教育,2001,022(021):41-41.
- [2]杜智萍.牛津大学现代导师制之历史探析[J].教育评论,2011(02):151-154.
- [3]杜智萍.19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导师制发展研究[D].河北大学,2008.
- [4]Ted Tapper, David Palfreyman. Oxford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ollegiate Traditio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5]周雁翎,周志刚.学院传统与牛桥导师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6):46-53.
- [6]蒋喜锋,刘小强.矛盾与出路:地方高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05):64-67.